

月末版 泛幻想 灵异 言情 青春 阅读志

贾炜等 著 传诵之风

男生女生



WWW.BHZWY.CO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诵之风 / 花布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6

(男生女生)

ISBN 978-7-80742-616-5

I. 传… II. 花…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3048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名	传诵之风 (男生女生)
作者	花布等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梁玉玲
封面绘制	刘祥云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5mm × 1020mm 1/16
印张	12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00元
书号	ISBN 978-7-80742-616-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35-2209719

传诵之风

Contents 目录

002	珠玑短篇
016	珠玑短篇
027	淋漓中篇
052	生花系列
065	淋漓中篇
090	月光岩
092	淋漓中篇
112	异画舫
118	生花系列
137	珠玑短篇
151	生花系列
170	肉肉门
172	行云连载
190	米糕美

蜘蛛

魔术师

功德小仙

花美男明星事件簿
时空搜救之白蛇

传诵之风

杀客·八方风雨

无瑕

乱神传·深渊之瞳

刀之冷世界(6)

四 炜花布

士十八

沐容嫣

蔡芹芹

小妖CC

Chard—光影涂鸦

王雄成

李静玮

杭小夕

苏子鹅



蜘蛛

文/贾炜花布
图/Mario

1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种人，自认为很帅，很出众，曲高和寡地装出一副人人负他的模样。

他们天生喜欢素色，喜欢在众人热火朝天大摆龙门阵的时候，郁郁寡欢地蹲在幽暗墙角，目不斜视地望天望地；喜欢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衣，站在某处悬崖或落叶纷飞的老树边上，捧一本风花雪月的酸秀才诗集，摇头晃脑地造些打油诗，喜欢装深沉，喜欢鹤立鸡群，喜欢孤傲……

好像，就是不喜欢同类。

延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人恐怕多少都要有些本事，不说技高一筹，但总要拿得出手一件与众不同的成就来。因为这样的人经常会让人觉得不顺眼，别人挑衅时，起码能拿真本事证明他们找错了对象。比如，外貌骄人，比如，文采满腹，比如，能在轻轻一瞥间让人永远记住他。即便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冷冽眼神，也会有一种摄人的魅力，无法阻挡。

于是，我决定收回上面“自认为”那三个字，因为延如的与众不同，不是“自认为”，而是“众人认为”。

延如有一张白脸，莲藕白，没有血色，眉间却长着一颗细小黑痣，格外的黑。这让他那张白脸看上去更加惨白，那颗黑痣更加的黑，黑白分明中的英气逼人、孤独冷傲，便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界限，让人难以靠近，不是怕，不是恐惧，而是隔阂，好像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更像是个神仙。

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踏云追风的神仙？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就隐匿在众人之中。

因此，背着延如的时候，我们这群师弟师妹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神仙师兄。

我们时常凑在一起，唧唧喳喳地对延如议论纷纷。

我们说：“你看，神仙师兄又去装深沉了。”

我们说：“你看，神仙师兄又穿上他那件白得发黄的大褂了。”

我们说：“你看你看，神仙师兄又跑去看星星了。”

……

越无法接近的东西，越是充满着吸引力，越

是容易成为人们口中茶余饭后的谈资。

延如很不幸，成了神仙师兄，成了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的谈资。我想延如大概也知道我们在谈论他，知道我们给他起的那个贬义十足的绰号，以他的功力，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悄悄话应该瞒不过他那双顺风耳，但他甚至连看都没正眼看过我们。

你看，延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难以接近，难以熟悉，难以了解。

唯一能让延如俯首帖耳的，或许只有师傅了。

是的，延如是我们的大师兄，师傅他老人家最得意的弟子。而我，是师傅的二弟子。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延如的情景。那年我六岁，被师傅从逃荒的死人堆中扒拉出来，带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带到了这个篱笆青翠、稻田油绿的巴蜀之地。那个时候，师傅自然只有延如一个弟子，因此，我要告诉你们，延如其实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那副该死的“神仙师兄”模样了。

我六岁时，他也不大，刚刚满十岁。

师傅把我带到延如身前，只说了一句“从今后他就是你师弟了，给他洗个澡”，说完便回房睡大觉了。我就那样傻乎乎地站在延如面前，抬头看那样一个眼神过分成熟的少年。他也望着我，眼睛不眨一下，定定的。

然后，延如说：“来吧，去洗澡。”

我从生下来后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水聚集在一个盆子里，泛着香气。我的老家极度缺水，以前听长辈说，人生下来到死，只能洗三次脸，一次出生时，一次大喜时，一次就是入土时了。所以，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是延如把我丢进了盆子里，用尽所有力气给我搓洗身上的污垢。他的力气很大，我至今也忘不掉那种被搓得发烫的疼痛感。

那时，我怯怯地说：“师兄，我自己洗。”

延如却没有表情地阻止了我：“不行！是师傅让我给你洗澡的，这是命令！”

总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自主的，哪怕你不想劳烦别人，也不能推托掉。六岁那年，在延如把我骨头嶙峋的后背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像延如，也许他根本不喜欢给我洗澡，但师傅开口了，他愿意不愿意都要做——他对师傅真的是言听计从。

所以，我从未怀疑过延如，怀疑他会做出什么对不起师傅的事。

我记得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冷得像千年

不化的极地寒冰,那样不容反驳和抗衡。

延如说:“简林你要记住,师傅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的命就是他的。”

一个人若是心甘情愿把性命交付于他人,那就表明他不再是为自己活着,不再是为这个世界活着。曾经,我真的以为延如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没有生命,只有魂魄的“神仙师兄”。但事实证明,千万千万不要随便说大话,也不要大言不惭地教育别人,因为有时候,说和做真的是两码事。

延如杀掉师傅那天,我觉得我被他这个大混蛋给骗了。

2

四川自古都是个神秘的地方,巴蜀之地有太多的神话传说、秘密蛊术,像一个蒙了面纱的世外高人,藏头不见尾。五毒教相比江湖上那些名门正派而言,似乎微不足道,没名气也没实力,像一只小虫,捻捻就死。

实则不然。

大派的弟子,功夫深厚,报个名号就能让人另眼相看,自然是有真本事的。但我们五毒教也不是让人小觑的教派。

江湖上的人最喜欢做什么?无非是打打杀杀。

刀枪棍棒各种兵器,能砍人,能杀人,能叫人一辈子起不来,却总要折腾一番、费费力气才能得手,哪怕暗器也是如此。我们五毒教就没有这么不雅了,如果说他们是种田的农夫,我们就是书香门第的风雅人士。我们杀人不费力气,只要下点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能让人见阎王。

师傅曾经教导过我们,身为五毒教的弟子,一定要切记我们的身份,不要光明正大地与人一较高下,而要是不择手段地胜。他曾经说过,江湖之上没有什么大道理,那些个名门正派口口声声的江湖道义都是狗屁,谁也不傻,谁也都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管你怎么胜的,怎么输的。

我曾经就见识过师傅真理背后的实际情况,少林的、武当的、峨嵋的、峨眉的,不管资历多老,功夫多高,打不赢怎么办?一样会背地里寻仇,想方设法找人处理掉胜者,因此师傅常常接到一些不堪入目的活儿,跑去寻找那些长老、师太、道长。干什么去?当然是秘密地要了他们的命,换回一堆金钱来。而师傅的下毒手段,从未出过任何差错。

于是,从进入五毒教那天起,我就知道师傅才是江湖上最厉害的人——毒人!

于是,我从认识到毒药是什么东西时,就开始认真学习。几两鹤顶红,几两孔雀胆,几两七星海棠,在那些杀人于无形之间的毒药中,寻找师傅所说的胜者感悟。

然而,师傅却总是与众不同。

有一次,师傅把我和延如一起叫到了他的房间里,他新研制了一种毒药,无色无味,甚至像烟雾一般可以散于空气之中。他说要把这药的配方秘密传授给我和延如。我们看着师傅严肃而谨慎地一点一点从药柜子里拿药配药,然后呈现给我们成品的模

样,一点不敢马虎。

最后,师傅对我们说:“你们记住了,此药剧毒,千万不可乱用,因为根本没有解药。”

我们点头。

师傅又意味深长突兀地问:“那我问你们,这世界上最毒的是什么?”

我愣愣地说:“是这药,是这绝命散。”

延如却迟迟不答,直到师傅用深邃的目光望向他时,他才毕恭毕敬地说:“师傅,我认为,这世界上最毒的是人心。人心一旦毒起来,不仅能杀人,还能杀死一颗心,那是最无形无味,却能让人死得最痛不欲生的毒!”

我暗笑,师傅却说:“延如,你不愧是我的大弟子。”

是的,师傅疼爱延如,这我们都知道。延如掌握的各种毒药配方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因此,我承认我有一点嫉妒延如,嫉妒他的曲高和寡,嫉妒他的深沉,嫉妒他那张白得过分脸。然而,这些我都能忍,最让我不可容忍的是,他和蛛儿的关系。

如果说师傅是永远横亘在延如生命中的一座巍峨高山,不得反抗,无法跨越,那蛛儿就是山脚下的一株鲜艳野花,让延如不能自己。

蛛儿太美了。

蛛儿的美有些类似延如,男人是深沉和孤傲,女人则是柔弱和怜惜。那种美是不可抗拒的,小桥流水般地沁入你的身体,融入你的血液,轻轻松松之间已经抓牢你的心。不是说真正长得多么出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那只是形容尘世中的俗女子。蛛儿不同,她永远清清静静,却在清静静之中散发出一股难以抗拒的美。

在蛛儿成为师傅最后一个弟子的时候,我们所有师哥都为之疯狂了。几乎所有人都对蛛儿偷偷表达过心意,可蛛儿总是一笑带过,不为所动。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对着我们呆呆地笑,似乎在观察,似乎在了解什么,没有解释。

直到延如的出现。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延如在外面漂泊了三个月,终于完成了师傅交给他的任务,回归教派。他自然是去杀人了——用毒。于是,他和三个月前刚刚来到五毒教的蛛儿相遇了。落花

流水,两个存活在尘世间的孤傲生物在那一刻彼此对视,没有语言,然而却好像说了很多话,默默地,静悄悄地,别人听不见的语言。

我走到蛛儿身边,说:“蛛儿还不快来拜见,这是我们的大师兄延如。”

蛛儿只是稍微挑动了一下眉毛,很快又恢复了清冷冷的表情,微微笑道:“大师兄万福。”

我又给延如介绍:“大师兄,这是师傅收的关门弟子,蛛儿。”

延如不语,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仍旧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趁着延如去向师傅禀报,我走到蛛儿身边,故意说:“别理他,他总是那样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神仙师兄嘛!”

蛛儿一笑百媚生:“神仙师兄?!好像很有趣。”

在蛛儿不自觉的笑颜背后,我突然感觉到一丝敌意,不是来自蛛儿的,而是来自延如的。是的,在延如没有回来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来说,蛛儿是我的,师弟们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这个二师兄竞争,因为延如不在我最大,尽管他们总是不甘心。而在延如突然回归后,我蓦然觉得我变成了以往的师弟们,心慌气短起来。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需要用实力来取胜的,爱情也是如此。尽管残酷,却很现实。

爱一个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拥有对方?你要去争取,你要去不顾一切地打败对手,像江湖上各种杀手、侠士,胜了才有资格拥有。这让我想起林子里那些雄孔雀,漂亮闪耀,它们一生中除了活着,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夺得异性的倾心了,它们总是竭尽全力地展示着蓬松而夸张的大尾巴,彼此较量,争相炫耀,只有最漂亮出众的一只,才能得到雌孔雀的爱慕。

这是万物的规则,人也不例外。

所以,在延如回来之后,我甚至一度想要他死,因为每一次看到蛛儿对他绽放那难得一见的笑容时,我身体里的血液便会沸腾,流出来肯定会有一股杀气腾腾的味道。可是延如是大师兄,他是最受瞩目的一只雄孔雀,有他在,我永远只能躲在他背后,尾巴连展开的机会都没有,或者说,是根本不敢翘一下尾巴。

我承认,我有些懦弱。

于是,我越来越愤怒,越来越不可控制。人就是这样,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是覬覦,越是会觉得

那本来就是自己的。

师傅是延如面前的山，延如是我面前的山，而山脚下只有蛛儿这一朵绚烂的花朵。

在我恨延如恨到骨子里的时候，延如出了大事。

师傅死了，这个用毒下毒几近一辈子的老头死在了他自己的房间，那一排一排高大的药柜旁边。他没有受任何外伤，没有流一滴血，只是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在那个清晨被我们发现时，僵硬而诡异地蜷缩在地面上。他死不瞑目，双目圆睁，愤恨而略带鄙视地盯着我们每一个弟子，即使入土那一刻也没人能把那双硬邦邦的眼皮合上。

师傅显然不是被人杀死的，又显然一定是被人杀死的。

这个江湖上，如果不论武功，能够毒死师傅的人少之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五毒教的教主是何等威风，指甲盖内的一丁点儿药末就足以致命。但可笑的是，他却真真实实是被人毒死的。

那种毒很厉害，无色无味，完全可以悄然散入空气之中，在一刹那就能让人魂飞魄散。

所有师弟师妹甚至江湖上的人都不认识这种毒，除了两个人——我和延如。没错，正是那种师傅研究了大半辈子并且传授给我和延如的绝命散。事情于是从扑朔迷离中猛地出现了端倪，并很快找到了答案——是延如。

那个晚上，很多师弟师妹都看到延如去了师傅的房间，而我一直待在自己的房中。

不是延如又是谁？！

江湖上的事情就是变幻莫测，一瞬间晴朗多云，一瞬间却乌云密布。前一天还把酒言欢的换命兄弟，第二天就可能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延如一下子从“神仙师兄”变成了万人唾弃的叛徒、畜生、不孝子……

而延如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用他那一贯清冷凛冽的眼神扫视了一遍我们的横眉，消失了。没有人去追延如，我们只是装模作样地追了几百米，便全体停止了前进。我们一边愤恨地喊着“延如，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替师傅报仇的”，一边安安稳稳地回了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是延如的对手。

人就是这么虚伪。虽然，有时候是迫不得已。



蛛儿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养虫。

在蛛儿的房间中，有许多漂亮的瓷质小瓶，景德镇烧的，花纹美丽，让人爱不释手，其中，还有许多是我那不吝重金给她买来的。当然，那些瓶子还是不碰为好，那里面养了太多的毒虫：天蚕、西域蜈蚣、细小如同手指的五步蛇、毒蝎子，更多的却是蜘蛛。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毒蜘蛛。有的背上长着人面一般的图案，有的身体上覆盖着一层厚实绒毛，有的小得能钻进你的毛孔中。

蛛儿对它们疼爱有加，把它们当成了宝贝，甚至经常放自己的血喂食它们。

她很有天分，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师傅在多年不收徒的情况下，会收蛛儿做关门弟子。她最精湛的技术，就是从各种生物中提取毒药，制作毒药，这一方面不止延如和我，甚至师傅都要敬她三分。而其中，她最为得意的就是五毒之中的蛛毒了。

蛛儿能说出那些大小瓷瓶中所有蜘蛛的名字、种类、毒素效用，简直是个天才。

她取蛛毒的时候，却常常让我看得心惊胆战，急出一头冷汗来。她用带着毛边的竹草挑逗蜘蛛，让它们慢慢露出两颗黑且钩的毒牙，一只手轻轻抓着它，另一只手的竹草微微用力，毒液便流了出来，顺着竹草一点一滴地流进了透明小瓶中。

而我则非常没出息地拿着各种各样的解药瓶子，瑟瑟发抖地望着蛛儿取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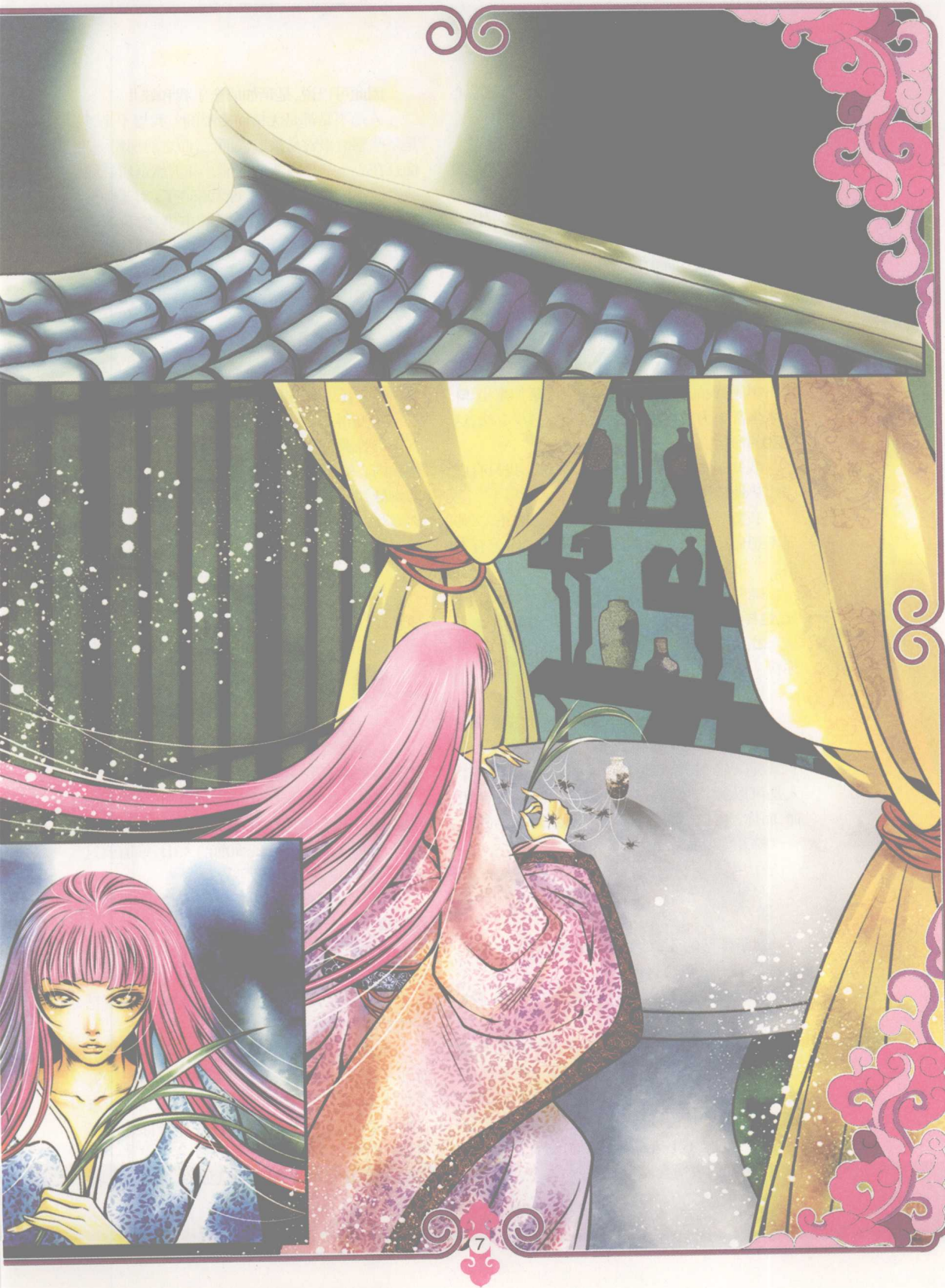
每一次蛛儿取完毒，我都会跑过去紧张地劝告她：“蛛儿，下次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让它们咬到你！”

蛛儿笑，眯着长长大大的眼睛：“二师兄，不必紧张，它们不会咬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和它们是同类，我也是一只蜘蛛。”蛛儿故意开玩笑，压低声音对我说，还做出张牙舞爪的样子来。

我却笑不出来，蜘蛛！多么恶心的虫子，八条腿，毛茸茸的身子，怎么能和我漂亮的蛛儿相提并论。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真的是多虑了，蛛儿从未失过手，那些剧毒的蜘蛛毒虫在她手



中,听活得像一只只宠物,好像她们真的是心心相印的同类。

蛛儿不愧是师傅的关门弟子,是的,不愧!

在江湖之上,有一个不成文的现象,那些最后成为一代大侠的人,总会是某位高人的大弟子,或者……关门弟子。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事实明摆着,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一般都是成不了气候的,真正扬名的都是老大和最最小、最后的那个老疙瘩。

延如跑了,我这个老二成了五毒教中最大的。

我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五毒教教主,坐上了师傅的位置。可我知道,我这把交椅坐得一点也不牢固,我的本事压不住它。或许延如来坐,蛛儿来坐都更为妥当一些,可我是老二,没办法,这是我的命运。逃也逃不掉。

我知道教众中有许多人不服我,我只有虚张声势地镇压一番。渐渐地,我就觉得累了。

我曾经偷偷对蛛儿说过,我说:“蛛儿,二师兄不想做这个教主,不如你来做吧,你更有本事。”

蛛儿的脑袋疯狂地摇:“那可不行!你是二师兄,这样会乱了规矩的。”

我又说:“那不如我们一起退出江湖吧,我带你找一个闲人勿扰的地方,做神仙去!”

蛛儿又笑:“二师兄又说胡话了。”

我没说胡话,我真的不想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五毒教、在这个你争我夺的江湖上生活下去了。我喜欢你蛛儿,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喜欢一个人是可以为其抛弃一切的,荣誉、地位,甚至生命,而你,为什么总是若即若离,让我难以揣测?

蛛儿你要我怎么办?

5

对于师傅的死,对于延如的出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有一点窃喜。

可能人都是这样,从某种悲痛中总能寻找到一丝快感,近乎有些变态了。

在无风无月的夜晚,我经常会在床上思索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就像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如果师傅不死,延如也不会出逃,如果延如不出逃,我和蛛儿也许永远只能是近在咫尺的天涯人,也许我也坐不上五毒教教主的位子,也许,还有许多未知的事情会发生改变。

因此可以说,是延如成全了我和蛛儿。

人是不是都是无情而冷酷的?我想不是,只是某些感情很容易被取代而已,而之前那份一直横亘在心头的最重要的情愫,却悄然退居二线,或者根本已经消失不见、杳无踪迹了。对于师傅,我是要感恩的,他救了我,教我本事,给我饭吃,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原本应该像延如那样为他生为他死,毫无怨言,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有蛛儿,一个让我甘心放弃所有,只把一切奉献给她的女人。

而师傅那个曾经的人,已经不在。

那段时间,我非常痛恨自己,痛恨自己没出息,痛恨自己的软弱无能。

我变得非常焦躁不安,看什么都不顺眼,所有人都躲着我绕行。只有蛛儿敢接近我,能够洞察我内心的压力和秘密,就像一只潜伏在我心里的蜘蛛,四对眼睛死死盯着那颗一起一伏的“大肉瘤”,一切都逃不出她的窥视。

师弟师妹们,于是又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他们说:“你说,二师兄究竟什么时候去找大师兄报仇?”

他们说:“你说,二师兄是不是怕了?”

他们说:“你说你说,延如为什么要杀死师傅?”

……………

人言就是毒药,会毒得你痛不欲生、坐立不安、焦头烂额。我决定给自己解毒。

我要去找大师兄,哪怕打不过他,我也要问问他,为什么会杀死师傅,那个曾经让他交付性命的人,那个曾经横在他面前的大山,难道就这么轻松地变得一文不值了吗?

临走时,我把五毒教托付给了蛛儿,我如实告诉她,我说:“蛛儿,我要去寻找延如了。”

蛛儿打战:“二师兄,你是要去杀死大师兄吗?”

我呆呆地望着蛛儿,说:“我也不知道,只是这件事情总要有个了结。”

是的,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多么难、多么复杂繁冗,归根结底都是要有个了结的。不管是坏的,还是好的。不然的话,它就会像块石头一般堵塞在你的心里,让你上不来气,让你浑身都觉得不对劲。然而我从蛛儿的眼里,分明看出来了一丝担忧,那不是对我的,而是对延如的。那一刻,我

才恍然大悟，原来蛛儿一直一直想着那位“神仙师兄”，在她看不见的心房中，一直一直保留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不是给我的，而是给延如的，哪怕空着，也是给延如空留的。

我愤恨，我抓住蛛儿的肩膀，狠狠掐她的肉，我说：“蛛儿，你是不是喜欢延如？”

蛛儿不看我，低着头，呢喃：“二师兄，你别问了。”

总是有一些答案，是不需要确切地回答、真实地告知的。总是有一些答案是烟雾，缥缈之间，朦朦胧胧，实际上，却什么都已经说清楚。这种答案更可恨、更可悲，因为它没有确实的结果，甚至让我再继续问的勇气都没有了，而问与不问，已经明显没有什么意义了——是的，蛛儿喜欢延如。

或许，从蛛儿和延如第一次对视的时候，我就应该洞察到这一点。不过我是个喜欢自欺欺人的人，这说起来有些不合逻辑甚至荒唐，其实很简单明了，正因为早已洞察到那个不能承受的答案和事实，所以，一直欺骗自己、欺骗他人、欺骗整个世界……

这样的结果，到头来只能是陷入泥沼，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可自拔，虚幻之中要了自己的命。

但，一路走过来的崎岖坎坷，已经无法找到回去的路，已经没有退路了。

所以，我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压抑着，我说：“好，我不逼你。我只问你，你要我怎么做？”

蛛儿有些恐慌：“二师兄，你是教主，我只是最小的弟子。”

我说：“不！我听你的。”



寻找一个人容易吗？寻找一个人简单吗？

世界太大了，这个问题我早有答案。一个人若是处心积虑不想让你找到他，哪怕近在咫尺，你也看不见、摸不到，哪怕他像影子一般一直尾随着你，你也不会有丝毫感觉。于是，我想起蛛儿说的一句话，她说人就是蜘蛛，是那种张网狩猎的毒虫，它们潜伏在树干林叶之间的时候，没有谁能发现它们，因为它们隐藏得天衣无缝，也许，发现它们的那一刻，你已经落入它们的网中，或者是被狠狠咬了一口。

于是，我想：江湖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照不进阳光的巴蜀密林，住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蜘蛛。

各种各样的毒虫子。

这样一个地方，自然很难很难找到你想要找的人或者东西。

我第一次感到茫然无措，望着一个又一个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延如。而让我更加不知所措的，是蛛儿的话。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蛛儿那张从未对我乞求过什么的嘴巴，突然哀怨地对我说了许多话，其他的我都记不住，我只记住了一句话。

蛛儿哀求地对我说，蛛儿咬字清晰地对我说，蛛儿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二师兄，求求你，如果见到延如，请放过他！”



就是这样一句话，像烫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印在我心里，让我痛不欲生，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蛛儿，难道我对你的好，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吗？难道你心里连一个幽暗墙角的位置，都不肯给我留吗？难道你只想着延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如果延如不肯放过追杀而去的我，你会不会也乞求他放过我？会不会也像现在这样，为我掉下一滴泪来？！

我不想做简林了。

我只想延如，哪怕被人追杀，哪怕被人说成是叛徒、畜生、不孝子……

但无法改变的是，我就是我，只是蛛儿的二师兄而已。

飘飘荡荡，毫无目的地在江湖上转了许多许多天之后，我终于打探到了延



如的下落。听人说，他现在跑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绝壁生活，真是不愧为神仙师兄，到了这个地步，依旧保持着他那丢命不丢架子的作风，继续做世外高人。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去找他的，不为蛛儿，不为自己，也要为养我长大的师傅。

于是，在没有见到延如的那几天里，我时常会想象再次和他见面的情景。他不会丢下架子，对我说他错了，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会不会失去往日的孤傲冷冽？事实证明，我错了，天性是改不掉的，到死也改不掉的。

所以，在望着一身白衣，站在一处破旧房屋前面的延如时，我看到的依旧只有他眼中的毫无畏惧和毫不在乎。他微微昂着脑袋，一丝不苟的头发在脑后扬起，眼神中没有惊讶，甚至连一丝疑问都没有。他不说话，静默地望着我，就那样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居高临下。

我真的觉得延如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我又想到了那种感觉——人人负他似的。

我说：“延如，你跑到这里来就以为我们找不到你了吗？”

延如的回答让我一愣，他说：“你们找我做什么？我也从未想过要逃跑，要躲藏，在这里不过是图个清静，你们不是都叫我‘神仙师兄’吗？”他说完，嘴角挂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斜而轻轻地拉起左边脸上的肌肉。

我真的被延如惹怒了，我吼道：“延如，你明知故问，你毒死了师傅！你说我们找你做什么？！”

延如不急不躁，许久没有说话，然后突然问我：“所以，你是来寻仇的了？”

他的话更像是逼问，反而让我一时手足无措，我结结巴巴地说：“废话！我……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害死师傅？”

延如蓦地笑了，十几年来难得的一丝笑意，如同融入了世间所有的甜腻。继而，他像逗孩子一般地反问我：“简林，你真的想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的决定是否正确。从延如那间茅草屋离开的刹那,我就有一丝后悔了。也许延如做的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大过错,当然,这都是听了他的故事之后,我脑海中闪过的一丝犹豫罢了。所有人都会因为恨而报复,因为爱而付出,这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当延如一字一顿地告诉我,师傅是他的仇人时,我除了惊愕,也稍微原谅了他。

延如告诉我,他家以前本也是江湖上有名的制毒世家。

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江湖,若论制毒下毒,只有他延家和四川的五毒教能并称双雄。

可是在那年,刚刚四岁的他,却不得不面对这一切的覆灭。

一个男人找到了延家,声称要和延如的父亲做一场比试,当然是关于下毒的。行走江湖的男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躲避别人的挑衅,否则就是不战而败,所以,延如的父亲接受了挑战。两个男人定下了一个惨烈而邪恶的比试方法。

三天!

三天内,无论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把对方毒死,就是胜者。

毋庸置疑,最后延如的父亲被毒死了,死状惨不忍睹。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在那把盘根错节的藤椅上,一动不动地变成了一具僵硬的尸体,到死似乎都不敢相信事实似的。对面站着的幼小延如吓傻了,他望着父亲一动不动地死去,手中的盘子碎了一地。

没错,下毒的男人就是我师傅。

我从没想到,师傅不仅仅是下毒的高手,还是用计的高手。他真的太了解人这种动物了,知道他们的弱点,知道他们的死穴,知道他们在何时会防不胜防,甚至没有一点防备心。

如果我是延如的父亲,我也许也会死去,会毫无防备心地吃掉那些糕点。

那是延如亲手做的糕点,他说他到现在也不敢相信那块栗子糕会毒死自己的父亲,在他兴致勃勃、一路小跑到父亲的腿下,撒娇地要父亲品尝他平生第一次做出来的食物时,父亲就那样满怀信心、毫不考虑地抓了起来,放进了嘴巴里。

如果你是延如的父亲,你会不会想到自己最爱的孩子,会捧着一块剧毒的栗子糕给你吃?!

也许,你会谨小慎微地防备自己的仆人,防备自己的下属,防备自己用过的棉被、茶杯,一切一切,但你做梦也不会防备自己最爱的人——这就是弱点!

所以,我能够理解延如父亲,他到死也不会想到,那个男人会借他儿子的手毒死他。

所以,我也能理解延如,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死在自己手中的痛苦,只有切身体会,才能感悟其中的仇和爱、痛和恨。

原来,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真的有可能就是你最大的敌人,最难以察觉和对付的敌人。

所以,在和延如定下那个决一死战的协议之后,我想开了许多。如果我输了,就这样死去,也许是最适合我的方法,至少远比被自己最爱的人亲手毒死要强上千百倍,而另一方面,我又开始恐慌,因为我和延如定下的那个约定,和当年师傅与延父定下的一模一样。

三天。

三天内,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毒死对方,就是胜者。

这是一步险棋,我虽然不大厌恶死于“神仙师兄”延如这样一个高手之手,但我还不想死,但我还恨着延如,因为他躲在天涯海角,还能享受蛛儿的眷恋,而我即使整日整夜地守护着蛛儿,却连一个笑容,她都要吝啬于我。所以,我恨延如,不为师傅,不为那个五毒教教主的位置,甚至不为自己,只为蛛儿——我一定要胜了延如,胜了我才有希望得到蛛儿。

想要得到某件东西,最轻松和直接的办法,不就是让那东西的主人彻底消失吗!

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我错了。

延如骗了我,他果真是个确确实实、不折不扣的大骗子!



整整三天,为了活下来,不被延如毒死,我一滴水、一粒粮食都没有入口,甚至连一次澡都没有洗过。我处处小心,终于没有被毒死,可几天来我只知道防备,一次进攻的机会都没找到。也许,我真的不是延如的对手吧,即便是到了这最后一夜,我仍旧惴惴不安,不知道我在明天早晨会不会



变成一具死尸。

不怕死?! 那只是江湖人吹出来的话。

谁真正面临死亡,都是懦夫。

所以,我决定,既然早晚要面对,不如去和延如正面交锋,总这样藏头缩尾不是个办法。于是,第三天的晚上,我毅然走入了延如的茅屋中。

延如似乎早就猜到了我会来,他在喝茶,示意我坐下。我正襟危坐在他的对面,两人无语,只有茶水流入杯子内的清脆水流声。延如倒了一杯香气扑鼻的茶,推到我面前,我不敢喝,天知道他有没有在里面下毒。延如却冷笑起来,自顾自地端起杯子,品起了茶香。一直到他把整杯茶都喝干净,我才忍不住开口。

我说:“延如,今晚是最后时限了,我还活着,你也还活着,我们算不算平手?”

“平手?”延如斜望我一眼,“师弟,这几天来,我根本就没有出过屋子一步,也根本就没去找你,更没有给你下过一次毒,何来平手?”

我吃了一惊,我的模样已经暴露我几日来的不堪和怯懦,而延如竟然连屋门都没走出过一步。我恼羞成怒:“延如,你到底要怎么样?”

延如突然冷起脸来,认真地问我:“你……是不是喜欢蛛儿?”

我再次愣住,但还是无法违心地反驳什么,只好点了点头:“延如,难道你不喜欢蛛儿?”

延如笑:“当然喜欢,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这茶局为最后赌局,你我在这茶局上下毒解毒,看看谁最后能活着。活着的人就能拥有蛛儿,天长地久地拥有,起码可以安心待在她身边到死,而输了的人,你也知道是什么结果。你答应吗?”

我早就知道延如喜欢蛛儿,却从未想过能从他那张薄唇中说出什么真心话来,因为它向来都是一块岩石,硬邦邦没有温度,所以也不可能奢望它会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但这一刻,延如居然承认了他喜欢蛛儿,虽然是轻微而毫无感情的语气,但我清楚,那是实话,在这生死一刻中延如说过的最为真的一句话。

我还能说什么,只能答应。

那个晚上,我和延如身上藏的毒几乎都用光了。鹤顶红、孔雀胆、七星海棠、七步草……

茶喝了一壶又一壶,我们在倒茶续水间,施展着各自要命的本领,下毒,解毒,都在悄无声息中,一点一点地进行着,各自的手法,各自的眼神,各自的一颦一笑都可能成为致命的一击。但

我们都还保留着最后一张牌——师傅传授给我们的绝命散。那东西是不能随意用的,既然要用,就必须保证不被对方探查出来,好一击毙命。

直至天光微明,我和延如还没有分出胜负。

有一刻,我想也许就这样对垒下去,我和延如会持续一生一世。

可就在我疏忽大意的那一刻,我出了一头冷汗,因为我看见延如笑了,意味深长而孤傲冷酷的笑,当我明白我输了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察觉到延如是用什么手法、在什么时候给我下的毒!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身体中剧烈的疼痛突发,转而随着血液冲进脑袋中,一阵一阵的昏疼,一阵一阵的晕眩……

任何一个见到此情此景的人,都会以为我死定了。可我竟然还活着。

延如给我下的毒,只是普通的迷药,剂量不大,所以,天明之时我便醒了过来。

而延如却死了,像师傅一般死于那种无解的绝命散。我根本没有给他下过绝命散,因为我一直没有把握。他是死于自己下的毒,剧毒的绝命散在延如喝下最后一口茶,甚至连杯子都没来得及放下的时候,瞬间要了他的命。他手里还握着那只青花瓷的茶杯,脸上还带着惯有的微笑。

但那笑容背后,我能看得出,多了一份如释重负的解脱。

我突然明白了延如的用意,也许他早就想死,而在死之前,他一定一定要把蛛儿交付到我手上,因为他知道,像他这样一个众叛亲离的叛徒、畜生、不孝子已经不能带给蛛儿任何安稳的生活。而我肯用性命赌上这一局,赌上蛛儿的归属,便已经赢了。

既然无法肯定自己能否给予,不如放手。这才是延如最终的目的。

萧瑟狂风中,我在延如最爱的悬崖之巅,将他埋葬。

于是,突然就有一种冲动,想哭的冲动。



三个月,时光荏苒。一切都变了,延如死了,我胜了,蛛儿是我的了,师傅终于能含笑九泉了。

但我费尽心机,终究还是没能算到那些真正发生了变化的事和人。

在延如死去之后,在踏入巴蜀之地的那一瞬

间,我才得知,我成了延如的替代品。我成了江湖之中人人唾弃的叛徒、畜生、不孝子,甚至更甚。不知道是谁放出去的消息,说师傅其实是我毒死的,而延如这个不善言谈的人,却被冤枉了一把。我的罪名比他更大,因为他死了,我成了弑师弑兄的最毒之人。我百口莫辩,因为欲加之罪根本就让人无从辩解。

师弟师妹们开始追杀我,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我在成为赢家后,一不小心又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这,也许才是真正的江湖吧,变幻莫测。

我不在乎,谁我也不在乎,在师傅死了、延如死了之后,我看开了许多,我只想着蛛儿,想着能再见她一面,带她走,不负延如交付给我的那颗心,仅此而已。

于是,在一个深夜,我偷偷跑回了五毒教,跑到了蛛儿的房间中,也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输了。

昏黄烛火,映照着满屋的大小瓷瓶,五光十色,蛛儿就坐在客堂中,手里把玩着一只蜘蛛,她似乎是故意在等我。在我风一般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连头都没有扭一下,只是继续全神贯注地把玩那只蜘蛛,毒虫从她的掌心爬到她的手背,再从她的手背爬到她的掌心,无始无终。

“蛛儿……”我激动地向前靠近一步,在已经喝下蛛儿为我倒的香茶,在已经中了茶中剧毒的虫毒后。

“不!”蛛儿长长吁了一口气,“二师兄,现在你应该叫我教主。我劝你最好别动,我的虫毒虽然不会顷刻要人命,但也不是你能解的,所以安分一点,才能听我把话说完。”

“蛛儿……”我又不知所措地后退了一步,“你为什么要给我下毒!?”

蛛儿的笑颜在火烛映衬下依旧那么动人,她静而不动:“二师兄,你还真是笨到家了,难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你和延如还有那个老头子为什么会有如此下场。难道到现在,你还以为我只是你的小师妹吗?”

我恍然大悟,但仍旧有些不敢相信:“蛛儿!难道是你?!”

蛛儿冷笑:“还不算太笨!没错,就是我。那个老头子是我毒死的,是我偷了延如的绝命散偷偷毒死了他,而关于你的谣言,也是我散布出去的。你想问我为什么是?不为什么,从我知道老头子造出绝命散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有他在,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天下第一的用毒高手,

有那绝命散在,我的毒药永远不是最毒的,而我,更是不可能坐上这五毒教教主的位子。只有你们三个掌握绝命散的人一死了之,才能成全我。”

我瘫在椅子上,傻乎乎地问:“所以,延如根本没有毒死师傅,他和师傅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蛛儿将那只毒蛛小心地放回瓷瓶中:“我也没想到延如那么个木头呆子,会爱我爱到这种地步。会在老头子死后,一语不发地替我揽下所有罪过。知道吗,二师兄,我原本以为那个人会是你。而你更不知的,是我和延如之间的秘密,在老头子死后,延如有一天晚上曾经偷偷来找过我,质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没有办法,只好编造了一个苦大仇深的家族故事。延如最终还是原谅了我。我想,他应该已经给你讲过那个亲手毒死自己父亲的故事了吧,那不过是我骗延如的把戏,不过是他骗你的把戏。”

我咬牙:“蛛儿,你好毒啊!你难道不怕延如会说出你的阴谋、你的邪恶!?”

蛛儿却毫不在意:“我从来就没有怕过,从你们师兄弟为我暗暗争风吃醋的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我胜券在握。因为你们已经爱上了我,已经深深地中了我的毒,无解的毒。你们会为我付出一切,直到死亡。”

“蛛儿你……”我说不出来话来,我甚至连看都不敢再看一眼这个让我和延如不顾一切的女子了。

我突然想到延如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毒的其实是人心。现在我相信了,因为我真的中了蛛儿的毒,无解的毒,只有痛不欲生、万般无奈。

蛛儿叹气,嘲弄地望着我,说:“二师兄,别生我的气。你忘了我曾经说过吗,我是一只蜘蛛,剧毒的蜘蛛,接近我只有死。你知道吗,在林子中,那些雄蜘蛛讨好雌蜘蛛的时候,都会被雌蜘蛛一口咬死、吃掉。但即便这样,它们也心甘情愿。所以,二师兄,如果要怨恨就怨恨你们自己吧,归根结底你们不是中了我的毒,而是心甘情愿地中了你们自己的毒。”

蛛儿在我临死之前,最后说了一句话,极尽嘲讽,她贴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谁叫你们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我。”然后,轻轻地笑。

我是蛛儿,一个最善用毒的女子,曾经的五

毒教教主。

这一生，有两个男人爱过我，穿过重重毒雾，不顾一切地爱过我。在他们死去之后，我解散了五毒教，终日浪迹于江湖，隐姓埋名。

有时候，我会想起他们，想起延如的孤傲，简林的疯狂，心口便总是隐隐作痛。我骗了他们，也骗了我自己。我讲给延如的故事，其实都是真的。在父亲死后，我日日夜夜地梦着他，梦着他那张不可置信、充满怨恨的脸。还有他最后对我说的话。

他说：“蛛儿！替我报仇！替我毁了五毒教！你……是我的女儿！”

是的，我不得不去欺骗延如和简林，只有这样做，那天下最毒的绝命散才会失传，父亲才会长笑九泉，我才会坐上五毒教教主的位置，才有权力解散这五毒教，有能力让这五毒教灰飞烟灭。

只因为，父亲那一句话：你是我的女儿！

曾经，我也劝告过自己，江湖不就是这个样子，爱恨情仇、尔虞我诈，所以，没必要为死去的人感到愧疚和悲伤，也没必要为自己的胜利感到庆幸。但是我不能，在父亲从我梦中安然离去后，我开始梦见师傅、延如、简林，我这才知道，我刚刚解了父亲给我下的毒，又再次中了师傅、延如、简林的剧毒。

不！是中了我自己给自己下的毒！

在某一天的清晨，我感到手背上有微微颤抖的感觉，睁开眼，我看到了它。是我养的蜘蛛，四川密林深处最为珍贵、毒性最大的一只毛蜘蛛。它停在我的手背上，似乎在笑。我没有动，眼睛一眨不眨地与它对视着。

它饿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它喂过食了。

所以，当它在我手背上狠狠咬下去的时候，我丝毫不感到意外，任由它的毒液疯狂地注入我的身体，任由它给我最后的解脱。

我在最后闭上眼的时候，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上，这江湖上，每一个人都是一只蜘蛛，都带着剧毒，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疯了一般自己咬自己一口，自己给自己下了致命的毒，却仍旧乐此不疲。

此毒是爱，此毒是恨，此毒是情，此毒是仇。这世上人人都无法逃避此毒。

此毒，比那绝命散要毒上千万倍。

此毒，无解。

挖哇吧

小花：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就失去了自我，尽管这是一种甜蜜的失去，可是在甜蜜之中暗藏的杀机谁也不曾预料。江湖恩怨可能过多，但儿女情长，有时候比江湖恩怨还要可怕，那是潜藏入骨的致命毒药。

筱飞：说得这么深奥，难道小花你最近有情况？

小花故弄玄虚：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